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狐
第三十五回 感寒疾請醫論醫術 惑巫言許願存願心

按上兩回書中，所載寶玉赴寧籌款，回申度節之事。雖看似平淡，絕無驚人出色之處，且以為瑣屑煩絮，敷衍了事而已。然刪去此節，既不見寶玉之才能濟變，並不見寶玉之識獨勝人，僅以尋常北里姊妹相頡頏，庸庸碌碌，隨波逐流，何足以當「九尾狐」三字之稱？若但豔羨其色，則當時色之美者，如李巧玲、李三三、陸月舫、陸昭容等，皆足與寶玉相伯仲，何得獨膺「九尾狐」之名？設贊美其藝，則藝之佳者，如馬雙珠，以及後起之吳新寶、老林寶珠等，更遠勝於寶玉。寶玉曲調不精，愈不得獨受「九尾狐」之號。今在下偏以「九尾狐」加之，不評其色之拔萃，不論其藝之超群，而單稱其才識，方與凡妓不同。所以上文有此兩回書，以見其才識之迥不猶人。不然，節帳困難，在他妓處此境地，除向熟識者挪移告貸，或質當金珠首飾外，更無別法，乃寶玉忽異想天開，一聞他人轉述，竟敢乘輪赴寧，拜望素未謀面之富翁，使彼心悅誠服，願解囊橐，唾手而獲三千金之巨款，優游回轉春申。試問誰人及得寶玉？雖未免行險僥倖，然非胸有成竹，料事如神，安敢貿然前往，其濟變之才如此。寶玉既返滬後，所收節帳只有□之四五，並不懊惱，且囑咐阿金等向客討帳，切勿用強硬手段，不留餘地，致使他日難以見面。要曉得客人欠帳，並非有意，大半出於萬不得已，放他過了節關，他自然現出良心，親自送來，既不落凶名在外面，而且暗暗叨了實惠，翻不至客人惱羞成怒，把這篇帳永遠漂定，不過遲了須些，有什麼要緊呢？其勝人之識又如此。由是而論，則「九尾狐」三字，非寶玉不得名副其實，若僅因其善媚而稱之，或以其縱淫而號之，且由其姓胡而擬之，雖未嘗不是，初集亦已論過，然參觀上兩回之事，則又微嫌淺顯矣。

蓋九尾狐一物，道果極深，變化不測，更勝於《義妖傳》之白蛇，一則逢端午而出現原形，一則過中秋而不露窘態，故余不比之曰蛇，而獨比之曰「狐」，良有以也。在下這篇議論，欲闡發「九尾狐」題旨以免擬於不倫之謬。非然者，徒取書名之新奇，則何物不可稱九尾？何書不可名九尾之物乎？恐不值識者一笑也。

閒話少敘，仍歸正傳。且說寶玉與阿金閒話，聞得有客到來，即便起身向外招接。見二客已上樓頭，原來是新近結識的，一個叫錢繼愚，一個叫趙城璧，是前胡士誠邀來趙完璧的哥哥，因承寶玉送盤相請，故此結伴而來。寶玉連忙叫應，請進房中坐下。兩人都問寶玉可是往蘇州燒香去的，怎麼我們月初在蘇，並未遇見著你呢？寶玉未便將赴寧一節告訴他們，只得含糊答了幾句，又因繼愚是寧波人，問道：「奴聽見說寧波城裡，有一位叫錢慕顏，阿是唔篤自家族裡佬？」繼愚道：「是我格近房伯伯拉，其上海都無沒到過，唔那能會曉得？問起其來哉咭？」寶玉道：「阿要希奇，啥問勿得格佬！」城璧插嘴道：「你怎麼忘懷了，有兩句俗語：『寧可與蘇州人相罵，莫與寧波人白話。』寶玉你快不要同他白話了。」寶玉道：「劃一劃一，奴哪啻會忘記脫格唔？」

三人彼此取笑了一回，不覺已是上燈時候。又來了兩位客人，卻與錢、趙不相熟的。請他們在秀林房中坐了。寶玉與秀林兩面周旋，交換酬應，且有阿金、阿珠等幫同陪侍，事事均極週到。此時，兩邊客人又寫請客票，各邀了幾位朋友前來飲酒賞月，以助雅興。少停皓魄東升，彩雲盡散。看那一輪明月，如銀盆寶鏡一般，更令人興致倍添，故一俟眾客來齊，兩房中均吩咐擺席、寫票叫局。寶玉往來酬酢，有秀林幫著侑酒，尚不□分吃力。因現下秀林非比從前，事事皆遵寶玉教訓，亦步亦趨，儼然一小胡寶玉，頗為眾客所賞識，稱作後起之秀，堪代寶玉之勞。不一回，各局陸續而至，東西兩邊異常熱鬧。弦索鏗，歌聲嘹亮，豁拳的興高采烈，行令的暢飲歡呼，說說笑笑，堆鬧到一點多鐘，眾局盡歸，方始酒闌席散，依稀不約而同，秀林房中各客先去。

寶玉等送過後，回房仍與繼愚、城璧二人敘話，一同靠在樓窗玩月。又見那中庭供著香斗，一縷香煙，裊裊人琉璃世界，煞是好看。復談了一回唐明皇中秋故事，忽聽自鳴鐘敲了兩下，城璧、繼愚要緊去了，便同眾客各散不表。

單說寶玉照例相送畢，猶貪看當頭月色，正如《西廂記》所云：「玉宇無塵，銀河瀉影；月色橫空，花陰滿庭。」彷彿有此景象，但夜涼如水，清風習習，不覺羅袂生寒，芳心自警。其時阿金走到他背後，把他衣服一扯，說道：「大先生阿要困罷！辰光勿早勒海哉，半夜三更登勒窗口頭，要受寒格！」寶玉道：「看夜水阿要好，雲才一點無不，碧波生清，停歇要月華格來，格落奴癡格實梗勒裡看呀。」阿金道：「月華是勿清，停歇要月華格來，格落奴癡格實梗勒裡看呀。」阿金道：「月華是勿容易看見格，大先生，呆等哉，真真受仔寒末哪哼？」寶玉也覺得翠袖單薄，有些耐不住了，便將窗兒閉上，回身至牀前坐下。阿金伏侍卸妝，阿珠折疊衣裙，又將錦被鋪好，伺候寶玉睡下，自回下房安寢，均不細敘。

獨有寶玉睡過片刻，忽然醒轉，頭疼欲裂，肌冷如冰，曉得感冒風寒發作了，急忙伸手取被，蓋上兩層，還覺瑟縮難安，既而漸漸發熱，口苦舌乾，骨節酸痛，身上猶如火炭一般。皆因近來一月之中，出門跋涉，往返辛苦，輪船上難免受風。加之歸家二日，並未靜養，早起晏眠，安排一切，雖有阿金等幫辦，自己也要操勞。況今夜接待客人，兩處往來酬酢，更屬異常吃力。又在窗前玩月，感了風寒，乘虛而入。究竟寶玉的身體，已被淫欲掏空，憑你本質極好，怎能降得住這許多呢？寶玉自知病勢來得洶湧，本欲喚醒阿金、阿珠等起身，但他們也勞乏不堪，姑且待到天明再說。無如心中難過異常，好容易挨至金雞三唱，曙色盈窗，方勉強坐起，熬著眼花頭暈，用手揭開帳子，叫喚了阿金幾聲。

阿金在夢中驚醒，聽是寶玉聲音，即忙穿衣下牀，著了一雙拖鞋，趁勢喊醒了阿珠，然後梯梯他他，從隔房走了過來，問道：「大先生喊我，阿有啥事體佬？」寶玉連聲「喔唷」，低低的說道：「奴難過煞勒裡，剛剛未冷煞快，故歇末身浪熱得無成，賽過像火燒實梗，一點汗才無不，來摸摸奴看。」阿金伸手在寶玉額上一摸，驚訝道：「阿呀！大先生，格寒熱燙得勒，實頭受仔寒哉！頭裡阿痛？肚皮裡阿難過？停停阿要請一個郎中來看看，吃兩帖藥，散散風寒罷！」寶玉點點頭，又道：「倒是嘴裡燥得勒，獨想要吃茶，搭奴倒兩碗來。」

說著，卻巧阿珠走了進來，聽得寶玉的病情，不等阿金答應，忙倒了兩碗茶，雖是隔夜的，卻還溫熱，送到牀前，將茶碗湊至寶玉嘴邊。寶玉一連飲盡，稍比方才清爽些，問阿金道：「說請郎中，去請啥人介？上海好格少！」阿金道：「要麼去請陳曲江格兄弟陳篤卿罷，總算有點名氣格。歸搭格套孟河郎中，終也請，全本是江湖訣，架子未蠻大，一副像煞有介事格面孔。別人告訴俚病情，俚連搭理才勿搭理，把過仔脈，一聲也勿問，別人勿曉得格，還贊俚有本事，指（讀接）頭底下，已經明白格哉。軋實開出來格方子，差勿多才是一靠輩格，勿管啥格病，第一樣藥，老調用南北沙參，餘外大半是勿去病勿喪命格藥，嚙不大病吃仔呢，還好；若然風火症候，請仔俚來，一定要誤事格。而且還有一樣惹氣：開好仔方子，問俚阿好吃幾帖，俚終起碼要說□帖八帖篤，因為除脫格張老方子，俚亦換勿出幾化藥格，格落病情才勿敢問，要別人多吃兩帖原方，就為格格道理，勿然，撥別人要掂穿斤兩格。若換仔問搭格郎中，巴勿得病人來轉方，多看兩球，多點生意，俚篤勿實梗打算格，所以看俚極大，門診至少一元兩元，多則四元五元，出診格行（讀杭）情，更加放屁，終要□塊念塊洋錢篤，遠要加倍，早要加倍，晏亦要加倍，比仔此地格郎中，一邊請一球，一邊好請□球得來。想阿犯著請俚，拿自家格性命，撥俚弄白相格嘎？」

寶玉在枕上聽他一大篇議論，不禁微笑道：「說是說得勿差，不過搭孟河郎中亦勿是冤家，啥落能格刻毒，拿俚格西洋鏡才說穿，要害俚無不飯吃格。」阿金道：「我格外公，就撥俚吃殺格呀，我末恨俚。自有格種勿要性命格，相信得像仙人一樣，吃壞仔才勿敢怪俚，倒怪自家格病生差格來。我恐怕大先生亦相信俚，吃俚篤格戩頭，格落細細教告訴。」

阿珠插嘴道：「格閒話有點勿對篤，一個孟河郎中，吃殺仔唔篤外公，就算俚無本事，勿見得個個勿好，一洗帶豁殺仔□八個螞蟻格。我勸講哉，如果撥俚篤聽見仔，要恨壞俚篤格名譽，尋著起來，看哪哼！」阿金道：「著急，有我勒裡，況且倪登勒房裡說，俚篤生啥順風耳（讀議）朵，勿會聽見格，就算我大張曉論，逢人告訴，再勿然，登仔申報罵俚篤，俚篤格生意終歸勿要緊格，到底相信格人多，說起來大官大府，還當俚篤大好老得來，哪啻會無本事呢？格落倪說俚幾幾化化邱話，賽過牆頭浪榻石炭，

白說脫格，落裡能夠帶壞俚格牌子嘅？」

阿珠道：「我倒要扳駁來，前年仔，我登勒一家人家，有一位小姐犯仔癆病，足有半年外勢哉，請過仔幾化有名氣格本地郎中，吃過仔百帖藥，一點效驗才嘸不。後來親眷薦薦一個孟河郎中來，名字末我勿記得，勿知姓馬呢姓費，看仔三球，吃仔幾帖藥，就漸漸能格好哉。實梗看起來，本事比間搭格大？倒說俚勿好，批榻得一錢勿值？我著實有點勿服辣篤。不過看俸末忒大，窮人想請得起。就是格浪末，連我也派俚擔差，要說俚心狠哉。我格論頭，阿公平勒勿公平？倒說一聲看。」阿金道：「格說法，像煞蠻公平，其實內堂中格道理，明白勒海來，我若然再搭辯，只少要爭快哉，請免仔點罷。」

阿珠聽了，不禁臉上一紅，還想要說他幾句，卻被寶玉阻止道：「唔篤兩家頭，只管講勿完格哉，郎中好勿好，關倪啥事？就算論得公平，別人亦勿見得聽唔篤格。俗語有一句，說『麻油拌青菜，各人心愛』。相信末請仔俚；勿相信末拉倒，辯俚作啥，奴亦請啥孟河郎中，有本事也罷，無本事也罷，徒然講仔半日，害奴心裡煩煞快，勿顧奴勒裡頭疼腦脹，獨趁自家高興，充做假內行（讀杭），真真鬼相打難為病人哉！」阿金、阿珠聽得寶玉埋怨，彼此瞅了幾眼，阿珠趁此取了茶壺，下樓泡茶去了。

其時眾人都知寶玉身子不好，秀林先進房問候，無非幾句老套話兒，又問郎中請那一個，寶玉道：「郎中末去請，害裡篤格嘴倒拌乾格哉。」秀林不明白這句話是說那個的，阿金答道：「是倪勿好，響哉。請問大先生，到底阿是請陳篤卿佬？」寶玉點點頭，阿金即忙取了號金，去請篤卿，不表。

少時阿金回來，稟覆寶玉道：「號金末五口六，看俸轎金末，一共兩洋八百。因為生意好，出診多，格落要四五記鐘勒來。還算路近落。」寶玉怕煩不答。阿金又道：「大先生，阿要先吃點辟瘟丹？作興是吞痧也未可知格。」秀林亦說試試，好得辟瘟丹這樣藥，是有益無損的。寶玉道：「倪故歇阿有勒裡？阿曾用完格來？皆為格樣藥，別人家格勿靈，板要胡慶餘堂，從杭州寄下來格。如果嘸不末，唔篤到雷允上去買一瓶行軍散末哉。」阿金道：「有勒裡，有勒裡。不過隔仔一年，吃仔阿有用格來？」寶玉道：「倪放得好，勿出氣、勿潮、勿霉，就隔兩年也嘸啥要緊。去拿出來看。」

秀林插嘴道：「格格辟瘟丹，阿就是舊年夏裡向，胡大少送撥倪格佬。」阿金搶著答道：「蠻對蠻對。慶餘堂是胡雪岩開格，合格藥格外道地。據說辟瘟丹當中，要用一條四足蛇格，格格蛇極少，而且板要出勒上天竺山浪，格末好入藥格，外加拜三日大悲懺，格落吞痧吃仔，靈得嘸淘成篤。舊年夏裡，送脫仔幾萬塊，真真大好事。胡士誠是俚格阿姪，代理分送別人，所以撥間搭勿少，我當寶貝實梗藏起來格呀，哪哼會出氣著潮嘍！」寶玉道：「亦要長舌頭哉，秀林問仔一聲，惹仔一坑，講煞講勿完格哉，搭奴毫燥點拿出來罷，阿曉得奴故歇肚裡難過煞勒裡呀！」阿金方才答應取出，叫阿珠磨了一塊，倒了一杯溫水，伏侍寶玉吃下。

停了一回，寶玉覺得腹中略為舒服，不甚難過了，惟寒熱不減分毫，食物仍難下咽。到了午後，更覺昏昏沉沉，別人與他講話，也不理會，好似睡熟一般。候至四下多鐘，請的郎中陳篤卿來了，阿金陪他說了病源，請篤卿進房診過了脈，問他病勢如何？篤卿道：「此症確是受寒而起，雖無大礙，來勢卻甚利害，必須表出一身大汗，方得安痊。你們切勿大意，恐拖欠日子多了，轉實為虛，那就難治了。」說罷，開了一張表藥方子，交與阿金。阿金送過看俸、轎金，又送篤卿去診，方回身來看寶玉，連叫了幾聲「大先生」，寶玉模模糊糊，並不答應，知他的病，更比午前重些，只得拿著方子藥錢，走到窗前叫下面相幫上來，命他即去撮藥。相幫不敢停留，少時藥已購到。阿珠幫著燒了一爐炭，煎好了一碗藥，阿金方將寶玉扶起，叫他醒轉，把藥吃了下去，仍舊讓他安睡。那知此藥不甚靈驗，雖至晚上，略有微汗，究未通暢，身上依然熱如炭火，神志不清。

過了一天，毫無動靜。阿金、阿珠、秀林等皆異常焦急，商量又請了兩位名醫，一位叫凌嘉六，一位叫金寶山，診過了脈，彼此都說無礙，因他受足風寒，一時驟難透發，所以來勢見得洶湧呢。三人聽了，心始稍安，然這幾日中，晝夜輪流侍奉，毋敢疏忽。阿金、阿珠尤其辛苦，不是那個去起課，定是這個去求籤。秀林也差繫腿去請了一個有名看香頭的師娘，據說有兩個親人討取羹飯，必須在家齋獻，多燒紙錠，以後還要誦經拜懺，方保無患。而且有凶星坐命，目下先宜禳星禮斗，待病好了，更須往各廟燒香還願。今夜叫灶家喜四口九聲，用甲馬四口九張，照此備辦，包管消災延壽，病退身安。眾人聽他判斷，敢不依從？好得人手甚多，一切齋獻香燭紙錠甲馬等物，頃刻辦齊，當夜就做。忙到了二三更之後，復在灶上叫過了喜，不覺天已明亮，又托那看香頭的師娘，叫了七八個拖辮子的道士，拜了一日斗，晚上添了一位法師，眾人方將辮子盤起，戴上道冠，做那復星的法事，鑼鼓喧天，鬧到一下多鐘，始畢，便宜那師娘多了一筆扣頭。

如此一來，煞也奇怪，次日寶玉服過了金寶山的藥，果然就出了一身臭汗，病勢已退了一半，神志也略略清爽，曉得與人講話了。阿金等個個快活，皆歸功於師娘，虧得秀林想著去請的，細細告訴了寶玉。寶玉也深信無疑，說待我痊癒後，一定親往各廟還願，謝神暗中保護的，卻不說服藥之有功。

世人往往如是，其實事有湊巧，今日所服寶山的藥，係用表裡和解之法，加入調補氣血之品，因其平時縱欲太過，知非徒表所能解肌退熱，故對症發藥，以小柴胡湯、八珍湯合用，服下果然效驗如神。寶玉等那裡知曉？翻贊弄神弄鬼的有益。這皆由自己迷信所致。在下故不辭瑣屑，亟為表而出之，始無負我醒世之責焉。正是：

畢竟回春須藥力，好教當世釋疑團。

不知寶玉病痊之後，可曾往各廟燒香還願，請觀下回便悉。